

下卷

—  
郑振铎文博文选

下卷  
——  
郑振铎文博文选

# 目录

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序	一
古籍的搜集与保存	五
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八
求书目录	一三
保护古物刍议	二三
『中国艺术展览会』序	三一
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	三三
伟大的艺术传统	三七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序、跋	四一
关于收购古书画事代文化部拟稿	四六
故宫博物院改进计划的专题报告	四七

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	五四
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发掘	六八
博物馆事业应该为科学研究服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开幕词(提纲)	七二
《宋人画册》序言	七五
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我的一个紧急呼吁	八一
拆除城墙问题	八三
光彩灿烂的国宝——新中国是怎样保护文物古迹的?	八四
《清明上河图》的研究	八七
古旧书籍发行工作的意义、方针、任务、政策	九八
《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历代名画集》序言	一〇一
附录一 郑振铎主要著述目录	一〇九
附录二 郑振铎年表	一一二
后记	一二三

## 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

###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序

自十九世纪的初年以来，人类有两种显著的大进步。第一是，对于所住的世界，经了勇敢的探险家的努力，已经将所未知的地域，所未发现的新地完全找到；第二是，对于许多时代之前的民族与文明，艺术与宗教久已为我们所忘记者，经了精敏辛勤的发掘家的努力，也已经将它们重复显露于我们之前。总之，人类的知识范围，自十九世纪以来，差不多较前扩充了许多倍，无论在空间方面，或在时间方面，在地理上，或在历史上。譬如，叙述米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叙述尼罗河的文明，叙述希腊的文明者，以前皆以古代历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诸人的著作为惟一的宝库，而对于他们，谨慎的历史家却还是半信半疑的，不敢全据为实。有史的时间，因此缩短至有历日可纪之时；在此时之前的史实，他们或视为神话，或视为无稽的传说，或传为诗人创造的传奇。其实，此种史实，其本身像是模糊影响不大有什么丰富的内容的。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古代史是至为枯燥可怜的；到了十九世纪之后，许多发掘者在烈日之下、荒原之上工作着，许多考古家在研究室绞尽脑汁解释着，于是我们乃可于三四千年之后，竟得见亚述帝国的王家图书馆的藏书，而读其内容，得见巴比伦帝国与埃及帝国往来的外交文件，而知当时的国际情形；如果我们

到了巴比伦，我们还可以在那个壮丽无比的圣街上散步着；如果我们到了推来，我们还可以凭吊为了一个美人而苦战十年的坚城；如果我们到了底比斯的死城或王谷中，我们还可以下了阿门和特普第二世的墓道，瞻仰这个大皇帝的御容；如果我们到了克里特，我们还可以看见当时海王国宫殿的遗址，而徘徊于其宝座之旁。这是如何可惊奇的一个大时代呢！十九世纪之前的历史家岂真梦想得到：一个诗人的传说，乃有真实的背景，一个生于三四千年后的人乃竟得见三四千年前的王家藏书，乃竟得徘徊于三四千年前的名王的城中、宫中，这不是一个可惊的进步么？

关于地理上的发展，这里不提。本书所叙的只是最近百年来的最重要的古史学上的发现，或最重要的古城古墓发现的故事。这些故事，其本身往往也足以振动一世的听闻，也即是可惊奇的传奇的一页一篇。一个梦想的古物学家，精研地选定了一个古代的遗址之后，便动手掘下去。一锹一铲地将泥土掘起，一筛一箩地将它们倒去。经营了几天，几月，甚至几年之后，忽然一个工人的铁锹咯的一声遇到了一个坚物，遇到了一个石块，由此，而一个人首而有翼的尊严的石狮子被发现了；由此，而一个名王的墓和他的无穷宝物被发现了；由此，而一个名城的墙头在三四千年的沉埋之后得见于天日之下了。当那个惊人的大石像出土时，当墓中的遗物完美无缺地一一复显于三四千年后的我们之前时，旁观者岂止游心于光荣伟大的古代而已，工作者岂已酬偿了他的几个月几年的烈日下荒原上的辛勤而已！其愉快，其所获，盖有出常人所意想之外者。

(一) 他们发现的是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艺术、古代人民的生  
活情形，他们已将失去的古代重现于我们之前；

(二) 使我们直接与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艺术、古代的史迹面  
对面地相见，不必依靠传述失真的古代记载；

(三) 证明了古代大诗人的著作、古代的神话、古代的英雄传说，  
向来以为虚无缥缈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的成分在内。有时，  
且可以知道这种传说、神话的所以构成的原因。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未尝无发掘，未尝无发现，且也未尝  
无二三惊动一时发掘的故事被传述着；然而却有两大点和近代的  
发掘，本书里所叙的发掘不同。

第一、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发现，大都是偶然的机缘凑合的发  
现，不是什么专门家有心要去发现的。潘沛依 (Pompeii) 之被发  
现于一个农人便是一个好例。至于近代的许多大发现则不然。这  
个发现都是专门家有意了千辛万苦而始得到的结果。在他们  
之前，那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荒丘；在他之后，那个荒丘却告诉人  
家说，在许多许多时代之前，他们乃是如何光荣、如何宏伟的一  
座名城。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威势赫赫的王宫，见到耸立地面、久  
攻不下的名城，见到关于战事、国政、宗教的刻文，关于国王祭  
师的以及他们的神道的石像，我们还可以见到那时人民的生活状  
况，以及他们养生送死的器具，更还可以走到他们的市场之上，  
而默想当时人民熙攘往来的情形。这不能不感激那些辛勤耐苦的  
发掘家们。偶然发现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决不会再来了，  
一则专门的考古学者的研究一天天地添进，关于古址的考定与发

掘在欧洲和小亚细亚一方面都已可算是『地少藏宝』的了；二则  
偶然的发现，百年难得数见，有意的发掘，十发必有七八中，在  
如今求知若渴之时，假定考定了一个遗址，专门的发掘家是等待  
在那里的，因此偶然的发现机会益少。

第二、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发掘，大都不是为了学问，为了艺  
术，为了古史而工作着；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便是为了国  
家的财富，或劫，或掠，且骗，且偷，只要有古物可以到手，便  
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使得出。他们除了夸大斗富之外别无目的。  
所以在他们看来不值得一顾，而在考古学家看来则为无价之宝的  
东西，不知被毁弃了多少！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大劫，倒不如藏  
宝于地，还可以有复得之时呢。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发掘者  
的态度便完全不同了。他不是为了一尊稀世的雕像而去发掘，也  
不是因要盗窃古墓中高价的珠宝而去发掘，也不是为了要增加个  
人的收藏或国家的御库而去发掘，他们的发掘，除了为纯正的学  
问的工作之外，别无目的。一位专门家在埃及王谷中发掘了许多年，  
一个埃及土人对他道，『他在这里那末久，一定已成了一位  
富翁。』不，在学问上，他诚然成了富翁，若论物质上的报酬，则  
他所得的有什么！

因为十九世纪中叶后的发掘者态度的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  
来，其所得远超出于从前的好几百年的时间；从前所不注意的荒  
丘，如今都发掘了，从前所寻找不到的名墓，如今也都已逐一的  
得到了。自波他发掘柯萨巴 (Khorshabad) 以来，至今不过八十余年，  
而这八十余年中，几乎年年有重要的发现。其结果，则古史的材



料一天天地丰富，旧时记载的错误，逐渐地都被更正，我们试读剑桥大学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其材料之丰富，简直非从前史学家所曾梦见的。

然而，自八十多年的发掘以来，欧洲和近东以及尼罗河流域的重要古址也几乎都被专门的发掘者发掘尽了，今后的欧洲、近东和尼罗河流域恐将难再有什么惊人的大发现了。不过近年来的发掘者，其态度和方法却更有和波他、雷雅特乃至舍利曼诸人不同者。波他、雷雅特乃至舍利曼诸人，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发现什么传说的名城，什么大皇帝的宫殿，什么人头有翼的牛和狮，什么惊人的狩猎图、战事图，什么名王的大墓和他的财宝，什么古代的大建筑、大雕刻；至于微小的『貌不惊人』的东西，他们却不屑去注意。至于近来的专门家则不同了，他们视一片碎陶器，一块废铁，一个粗恶的偶像，其价值不下于伟大的王宫和王墓；他们知道，有时一片碎陶器所叙述出来的古代的生活和艺术，反较之王宫王墓为更重要。所以他们也许多对于这些『貌不惊人』的东西反倒较古宫古殿为更注意——当然，他们也决不忽视这些古宫古墓。总之，从来的发掘，目的在求惊人的大发现，今日的发掘，则对于古代的遗物，自一钉一瓦以至于残碎的小偶像，都是十分宝贵的。因此，惊人的大发现今后虽未必会有，而可以为古史的一部分资料的古物则决不会绝迹。有许多专门家，因此未免惋惜波他、舍利曼诸人之忽视微小的古物，使他们在发掘者手下毁灭了，减少不少的古史上的重要材料。然创始者总是粗枝大叶，未能细针密缝的，这样的忽略，当然是免不了的。

我们中国的古物，始终没有经过专门发掘者的有意发掘过，除了几次的农夫农妇偶然的发现之外，一切宝物都是废弃于地，不知拾取。且偶然的发现是绝对靠不住的：第一、不知古物从多少深的泥土中掘出来的，因此，我们便不能断定其时代；第二、给惯于作伪的古董商有了作伪的机会；第三、同时被发现而农夫们视为不足轻重的古物，一定被毁坏了不少；第四、在许多次的偶然的发现中，其幸得为学问界所知者又百不过六七，其余的或为农夫们所随手抛弃，或辗转的入于市侩之手，或为当地官吏所夺取，从此不再见知于世。所以，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难一易的偶然的发现，而一天的因循过去。

谁要是有意于这种的工作，我愿执锹铲以从之！这不是一件小事；从本书的叙述中，读者大约总可以见到锹铲的工作，其重要为如何的了。

然而发掘的工作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要希望一锹掘下来便可以发现一座古墓，一座古宫，这在发掘史上是难得一见的好幸运。许多的发现都是经过几个月几年乃至十几年的，精锐的观察、辛勤的工作、坚忍的意志然后得到的。卡忒之发现都丹喀门乃是十六年工作的结果，舍利曼费一生精力去发掘推来城，至他死后，真的推来城方才为他的助手所发现。有一个发掘者，在埃及发掘了六七个礼拜，而发掘的结果却是一具猫的木乃伊！天下事的成功，靠幸运者少，靠工作与坚忍者多；发掘的事自然也不能外此？

本书并非一部完全的发掘史，本书所叙述者不过发掘史上几

次更重要的故事而已。再，有史以后的古物的发现，如雅典的发掘，潘沛依的发掘，还有较为不重要的史前的发掘，本书也都不能叙及。本书的范围，乃是有史之前的古城古墓的重要发掘史。

范围既已说明，则请进而读本书的内容。本书后附参考书目，一则供给有意于读更详细的发掘故事的人的参考，二则示本书取材的来源（但我所读的仅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是极浅近的一本发掘史略，所以对于专门名词和古代人名，用得愈少愈好，以免读者的兴趣为那些难懂的名词和诘屈聱牙的古人名所阻挠。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

（原载《民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第十卷第五号）





## 古籍的搜集与保存

地中埋藏的古物，自希腊之绘瓶、雕像，埃及之帝王殉葬之宝，巴比伦、亚述之浮雕，狮身人面像，楔形泥板，我国之商鼎周彝，汉玉唐镜等等，固大功于历史家与考古学者之研究，然未能执此遂以『古籍』为无用；反之，实大有互相印证，相得益彰之效。至若殷商之甲骨文字，汉之木简，汉魏六朝以来之墓志，则固为文籍之本身的新发掘，其所得尤为重要了。孟子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语，然实为偏激之愤谈。『书』又安可『无』，安可废者！故古籍之搜集与保存，自古以来，便视作当务之急。古以史官兼典图籍。周有柱下史，楚有漆园吏，其最著者。秦虽尽焚天下书，然实欲愚民而不欲自愚，故内府所藏之图籍固未俱烬也。烬之者乃楚项羽之咸阳一炬也。汉仍秦法，挟书之禁，至惠帝始除。然司马谈、迁父子所藉以撰著《史记》者，古籍犹不在少数也。至刘向父子校定古籍，总天下书为六略，古籍乃有第一次之彻底整理。今所见《汉书·艺文志》固即向、歆六略之底簿而稍加增益之者。然每经易代，干戈扰攘之际，古籍便遭遇一大厄运。黄巾之乱，一大劫也；五胡之乱，又一大劫也；侯景之乱，又一大劫也。隋炀帝、唐玄宗之末，又遭二劫。五季之乱，古籍所失尤多。然蜀中、江南犹为文物所聚之托庇所。至金人南寇，二帝北掳，而聚于宋

者复荡然一空矣。蒙古铁骑入临安，古籍又遭一大劫，明末大乱，则文渊所储，胥归劫灰，散落民间者为数无多。清人则大焚禁书，窜乱古籍，为祸尤酷于金、元。太平天国之乱，江南之文化扫地以尽，而庚子之役则北方内府之藏亦半空矣。历劫仅存者其能有几乎？存十一于千百，出水火而不磨者诚幸运之尤者矣。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乃至千顷堂书目，每惻然增文献坠失、无征之感！然每遭一劫之后，亦必有一聚。以近三百年论之：明帝室所藏空矣；然孙承泽梁□□，犹收拾残余无数。绛云所有烬矣，然钱曾所藏，犹经季振宜、徐乾学而保存不失。赵琦美抄书内府，传抄御戏监戏本至百数十种，今固大都无恙也。天禄琳琅之藏烬矣，然『继鉴』所储，犹多在人间也。天一阁所藏被劫盗半空矣；然今藏书家所储犹往往遇天一阁故物；核之原目，所佚无几。乾隆时，清室大收天下书，或禁、或焚、或抽毁、或窜改，古籍肢体破碎，精神半萎，然即其时，便有黄丕烈、顾之逵、袁廷椿、顾广圻、鲍廷博辈竟以校勘、收藏为保全古籍面目计。丕烈所聚尤多，厥功最烈。后士礼居、小读书堆、五砚楼所藏，多半归之汪士钟；士钟复北搜季、徐之余，蔚为一大聚。丕烈晚年设书肆曰滂喜园，至咸丰中犹存。其余藏后乃尽为常熟张蓉镜、松江韩熙文所得。士

镜<sup>①</sup>所藏散于道光之末，为瞿绍基<sup>②</sup>、杨以增、郁振年所分得。太平天国之乱，瞿、杨、郁之藏均未散佚。韩氏书亦巍然犹存。郁氏书后为丁日昌、陆心源所分有。陆氏所藏虽于光绪间东去，而丁氏书则固在中国也。而此时北方复发现一大藏书库，其门为张之洞所辟，即为今北平图书馆之基础。此大藏库即所谓内阁大库者是。相传此库不得开，开则必大不利于大学士。故得保存数百年。乾隆开四库馆时亦未顾及之。殆为世人所忘也。方之洞力主开库时，颇有以此说泥之者。之洞不稍沮。虽间有散失，然亦多在世间。零缣断简，莫非瑰宝。而甲骨文字，敦煌抄本，亦均此时出现于世。诚古今一大聚也。而劫火弥天，兵戈方急，大聚于南北公私藏，诚岌岌危矣。海源阁虽阁去而书仍在人间；木犀轩之藏，虽已易主而仍完；独八千卷楼所蓄，先归江南图书馆者乃在劫中荡然无遗矣。今之所急，乃在如何聚之；既聚之，则当知如何保存之。昔人在兵戈扰攘之际，往往有奇获。汲古阁之秘籍胥获之于明季而幸全。叶万、黄虞稷、周亮工、黄宗羲、吕留良诸家亦竟以保全文献为已任，安知今不复有子晋、石君其人者出而肩此重任乎？大抵今之聚书，应有异于古者。为保存、为研究之资昔之聚书，亦应有异于鉴赏家与偏嗜者。昔之聚书，每不能兼收并蓄；爱古者便昧于近代之文献，偏嗜者每忽于重要之其他古籍。大抵私人之收书每多偏嗜，专家之藏度每重一二门，或偏重于宋槧元本，是则有类于鉴赏家而非读书者之藏书矣。或偏重于正统派之四部书，则所见未广而秘本名著为其所忽视多矣。爱日精庐、铁琴铜剑楼诸家书目所著录者每至元人著述为限。岂明代以来便无一书足登

簿籍乎？是诚不若《四库总目提要》之收及近代之为有见有识也。岂明以来文籍恐罹禁忌而不欲收之乎？黄丕烈每得罕见之明代著述，未尝不欢喜赞叹。而张蓉镜、卢沚诸氏亦每以收集传抄明代史材为务。天一阁所藏，多人弃我取之处；各省方志也，各代大统历也，历科登科录、乡试录、武举录也，当代文人投赠之诗文集也，皆当时所视为无足轻重，无一藏书家肯加一顾者，而今则皆成瑰宝矣。独宋元刊本，则天一阁所藏寥寥无几。斯或别有会心，别具只眼者耶？然亦非执此便谓宋元刊本之不足藏，明以前之著述为不足收也。就历史家、文献学者之眼观之，凡古籍殆无不应收罗之者。宋元精刊抄校善本，固为校勘之资源，专家之鸿宝，抉疑正谬，一字千金，而所谓坊本、陋本，亦时有足资旁证之处。宋元以前之著述，因是日传日稀，亟须收集，而明以来之著述，又何尝不渐灭过半，救全为急乎？即今而言，道咸之刊本，已有绝不易得者矣。即同光所著、所印，亦有不异一二遇者矣。而清末与民国初年间之著述，藏者绝少，毁失最多，不必经兵燹，不必遇水火，即今已极不易有较完善之收度者矣。竹头木屑，何莫非应用之材料。见应博，收应广，心胸应阔大。不宜有成见，不宜具歧视之心。我以为无用之物，他人或将珍之白帛，故有力者之收书，藏书，以广，以博为主；私人之偏嗜者不妨收精品，收宋元，收抄校；而公藏则允当无所不包也。伦敦之不列颠博物院，巴黎之国家图书馆，所藏皆在四五百万册以上。我国藏百万册以上之书者，公私藏有一乎？即藏五六十万册以上者公私藏有几乎？大劫未艾，兵火弥天，以此际讲收藏，讲保存，诚是书生之迂谈也。

然亦惟此时此际，乃正应讲收藏，讲保存，决不听任民族文献扫地以尽也。有心人必将有从事于斯者矣。『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善颂善祷，应念其必有成也。收藏，保存而成一大聚，然后乃可言整理，乃可言研究。驱千万辈青年学者钻研于故纸之中，诚为时代所不许，而亦一极不仁、不智之事。然必需有百数十专家具『皓首穷经』之志，为后来学者斩荆棘，辟草莱，开一坦途，示一大道；然后青年学者们研究我国之历史、经济、地理、历算等等者乃可事半功倍也。斯则整理之功亟应创始矣。每观今之专家，必经若干时日之穷途摸索，方能略有所得。古书难读，每有不能句读，无从索解之感。若其引经据典，偶一误谬，便易颠倒黑白，面目全非。『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读起。强迫从事于专家之偶需参考史籍者，以读遍整部二十四史且须明了不误，岂非最残忍之事乎！故以百数十专家之力，从事于古籍之整理，为事似迂，而为功则至巨也；为程似远，而实则可省后来无数专家之冥索盲摸也。斯诚今日之要务也。

（据北京图书馆藏郑振铎手稿排印，写作时间一九四〇年前后）

①『镜』应为『钟』，下同（编者注）。

②原手稿在『绍』字旁有一问号。

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sup>①</sup>

一

元人杂剧多赖臧晋叔元曲选而存。从前研究元剧的，几以臧选为惟一的宝库。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所选杂剧凡百种<sup>②</sup>。殆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不仅前无古人，抑且后鲜来者。孟称舜于崇祯六年刊古今名剧柳枝集及酌江集，多据臧选<sup>③</sup>。所录连明作并计之，亦不过五十六种而已。十年来，陆续发现刊行于臧选之前或约略同时的杂剧选集若干种，像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尊生馆主人（黄正位）的阳春奏、古名家杂剧选、新续古名家杂剧选、顾曲斋刻元剧、童野云刻元剧、继志斋刻元剧<sup>④</sup>等，较之臧氏百种，均相形见绌。所载的至多不过臧选的一半。且所能补充臧选的，也不过寥寥的几种而已。我在顾曲斋刻元剧里得到关汉卿的绯衣梦一种，曾诧为不世之遇。在古名家杂剧选里所见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杨梓忠义士豫让吞炭，无名氏汉钟离度脱蓝彩和，龙济山野猿听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sup>⑤</sup>，在息机子杂剧选里所见的九世同居，符金锭，在阳春奏里所见的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都曾使我感到兴奋过。在金貂记卷首发现的敬德不服老，也使我有着相当的激动<sup>⑥</sup>。六本的西游记杂剧<sup>⑦</sup>的出现，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八千

卷楼书目（卷二十）所载明抄本燕孙膜用智捉袁进，吴起敌秦挂帅印二种<sup>⑧</sup>，曾引诱过我特地跑到南京。等到知道这二种不知何时已亡佚了去，我却懊丧了好几天。这些发现都是零零星星的。

最大的发现是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是黄蕘圃旧藏，经罗振玉、王国维的发现而流传于世的<sup>⑨</sup>。在这三十种里便有未见收于臧选及他选的元剧十七种<sup>⑩</sup>。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可见到元人刊元剧的本来面目<sup>⑪</sup>。借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明初周宪王（朱有燉）刊行他的『乐府』<sup>⑫</sup>时，为什么每种都要注出是『全宾』<sup>⑬</sup>。当时，黄蕘圃在书签上曾写着『乙编』二字。这二字曾引起了王国维和许多人的幻想，以为既有『乙编』，必有『甲编』乃至『丙编』、『丁编』等等<sup>⑭</sup>。那末元人刊的元剧必不仅这三十种而已，也许还再有三十种、六十种的发现。

这期望并没有落空，却以另一个方式出现于世。我们虽然不曾得到元人刊元剧的『甲编』乃至『丙编』、『丁编』，——这幻想证明了终于是『幻想』，永远不会实现的<sup>⑮</sup>——然而我们却终于又发现了更大的一个元明杂剧的宝库，这宝库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种的元明杂剧，在种数上，较之臧选更多到一倍半，而足以补臧选及他书之未及的。单在元剧方面，已有二十八种，明剧则有六种，元明之间，所谓『古今无名氏』所作的则有一百种以上。这宏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现，在

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这发现，并不是没有预兆的。

相传明初亲王就藩时，每赐以杂剧千本<sup>16</sup>。永乐大典录元杂剧二十一卷。（卷之二万七百三十七至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七）前二卷杂剧名目，大典目录<sup>17</sup>已阙。然此十九卷所载已有九十本。这恐怕是汇选杂剧之始。我们也知道，明代收藏杂剧者往往将若干单帙薄册之杂剧合订为一本。明季祁氏读书楼目录<sup>18</sup>曾记载着：

- (一) 名剧汇 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种有详目）
- (二) 杂剧 十四本（无目）
- (三) 抄本杂剧 十二本（无目）
- (四) 未订杂剧 二帙（无目）

晁氏宝文堂书目<sup>19</sup>里，载有薄册单刊之杂剧不少。钱遵王也是园书目<sup>20</sup>所载杂剧名目独多；虽不注明合订为若干册，但今知也实是合订着的。季沧苇书目<sup>21</sup>也载有抄本元曲三百种，一百册（见后）。晁氏祁氏之书已不可得见。也是园书目最著称于世。王国维曲录<sup>22</sup>全载其杂剧部分（王氏未见晁氏及祁氏二目）。而这一部分的书，也徒令人有『书亡目存』之感。

民国十八年十月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里载有丁初我的黄菟圃题跋续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忽发现黄氏的古今杂剧跋。这书凡六十六册（原注：今缺二册）。丁氏注云：『也是园藏赵清常抄补明刊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

录存「跋语两则」。』又云：『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菟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

这是如何重大的一个消息！在民国十八年间，丁氏还曾见到这六十四册的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则此书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虽然已阙失了一百零一种，但余下的二百三十九种必定还在人间！这消息在流布，使我喜而不寐者数日。立即作函给北平的友人们追求其书的踪迹，又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们去直接询问丁氏。但丁氏只是说，阅过后，便已交还给旧山楼。他的跋里原来也是这样的：『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

但我总耿耿于心，念念不忘此书。我相信此书必定还在人间，并且也不会流落到很远的地方去。同时，要踪迹此书的，还有武进某君。旧山楼藏书，多半归于盛宣怀。他曾至盛氏藏书处细阅，只见有元曲选，并无此书。后盛氏书由政府中某氏赠给了约翰大学图书馆，再度检阅，也无此书在内。难道此书竟真的荡为云烟么？旧山楼在江南，齐卢战役曾驻过军队。所遗存的古籍多半为兵士们持作炊柴；兵退后，残帙破纸与马粪污草相杂，狼藉于楼之上下。难道此书竟被兵士们当作举火之用么？

问之虞山人士，胥不知此书存佚。辗转问之赵氏后人，也都不知，再问之丁氏，还是一个『不知』。不久，丁氏归道山，再没法去追问此书的消息了。

但我还不曾灰心，耿耿不忘于心，也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

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我曾辑元剧佚文，但因希望能见到此书，始终不愿付之割阙。

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书竟被我所发现！

## 二

这是不能忘记的一天！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刻！

在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曾发现三十余册的元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刻本有写刻的，像古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抄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里怦怦地跳动着。难道这便是也是园旧藏之物么？我相信，一定是此物！他说从丁氏散出。这更证实了必是旧山楼的旧物。丁氏所云：『匆匆归赵』，所云『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均是英雄欺人之谈。我极力地托他代觅代购。他说，也许还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现。

当时，我只是说着要购藏，其实是一贫如洗，绝对的无法筹措书款。但我相信，这『国宝』总有办法可以购下。我立即将这好消息告诉在汉口的卢冀野先生和在香港的袁守和先生。第二天下午，我到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先生也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有三十多册，在唐某处，大约千金可以购得；还有三十余册则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大约也不过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购得。他已见到此书，这消息是被证实了。我一口托他为我购下。虽然在战争中，我相信这二三千金并不难筹。

这一夜，因为太兴奋了，几乎使永不曾失过眠的我，第一次失眠。这兴奋，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

第二天，一见到几位同事，便托其设法筹款。很高兴的，立即筹到了千金。这温厚的同情与帮助，是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当天下午，便将此款交给了杨寿祺先生。他一口答应说，明天下午可以从唐某处取得此书三十余册来。

我立即又作一札告诉袁守和先生，说这部书大约三千金可得，不知北平图书馆有意收购没有。

渴望的等待，忘情的喜悦，与『万一失之』的恐惧，交战于心，又是一夜的不能入睡。

不料，第二天下午，到了来青阁书庄，那『恐惧』竟实现了！杨君说：他去迟了一步，唐某处的三十余册，已以九百金归之孙君了。此书成了完璧，恐怕要涨价不少。同时，并以原金还给我。

没有那样的『失望』过！像熊熊火红的热铁突然抛入水中一样。唾得而复失之，格外地令我难过！想望了十年的东西，一旦失之交臂，这懊丧，这痛苦，是足够忍受的。这一夜又患了失眠。

第三天一早，苦笑地把原金还给了同事们，说，恐怕永远地不会买到此书了，惟一的希望是，此『国宝』不至出国。

守和从香港回了信，说北平图书馆决定要购下此书。三千之数，他可以设法筹措。我苦笑地把这信塞到抽屉里去。

如此地过了好几天，终日在『失望』的苦痛里煎熬。任怎样不能忘怀于此书。十年不能忘于心，不能忘于口的，难道一旦将得之，竟还能听任其失之交臂么？

我相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任用多少的力量与金钱都不计，必有办法可以得到它！

又晤到了乃乾先生，又提起了此书。他说，古董商人为孙伯渊君。此书成了全璧后，孙君待价而沽，所望甚奢，且声言此时决不出售。且甚珍秘，不令人见。

乃乾和孙君是熟友。我再三地托他去问价，并再三地说，必定有办法筹款。

隔了两天，乃乾告诉我说，再四与孙君商议的结果，他非万金不售；且须立刻商妥，否则，将要他售。

我又燃起了希望。肯售，且有了价格，这事便又有些眉目了。这一天，立刻我发了两个电报，一致守和，一致冀野，说及其价格。守和在第二天，便回电说，他那里只好『望洋兴叹』。筹款实在不易。我的希望去了一半。到了第三天，冀野却回了一电，说：决购，并要我去议价。他在教育部办事，对于元剧的狂热，和我有些相同。

我恢复了『希望』，恢复了兴奋，立刻找到乃乾商谈此事。乃乾说，恐怕不易减少价格。但经过了三天的议价，终于以九千金成交。我立即电告冀野。同时仍向同事们先筹款千金，作为定洋；约定在二十天以内，将款付清。

时间是五月三十日，天色有些阴沉沉的，春寒还未尽去。我偕乃乾持千金至孙君处，签定了契约。在这时，我方第一次见到了原书！一册又一册地翻阅着。不忍释手，不忍离目。每册有汪闾源藏印。首册有黄菟圃手抄目录，多至三十九页。几乎每册都有清常道人的校笔及跋语。何小山也曾细细地校过。钱遵王却只

留下了数行的抄补的手迹。董玄宰也有跋四则。到了这时，此书的授受的源流方才皎然明白。原来所谓也是园藏者，只不过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而已，实应作脉望馆抄校本。黄目总名作古今杂剧，不知为谁氏所命名。除刻本外，抄本多半注明来源；或从内本录校，或由于小毅本传抄。刻本只有二种，一为古名家杂剧选本，一为息机子杂剧选本。此书的抄校为万历四十二至四十五年间，恰在臧氏元曲选刊行于世的时候，故所收独不及臧选。

黄菟圃尝自夸所藏词曲甚富；但通行本土礼居题跋记所载词曲寥寥无几。今见此书首册黄氏手抄所藏曲目及跋，始知『学山海之居』中所度藏词曲，果不下于『词山曲海』之李中麓也。

这六十四册的宝库，包含抄本、刻本的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几乎每种都是可惊奇的发现；即其名目和臧选及其他选相同，而其文字间也大有异同。较之往日发现一二种杂剧即诧为奇遇者，诚不禁有所见未广之叹！

我有充足的勇气措置这事；我接受了这契约。这书的价值决非数字所能表示的。我最恨市贾的把『书』和『金钱』作相等的估计。无数的古籍、名著决不是区区金钱所能获致的。以古香古色的名著较之金钱，金钱诚如粪土。我获见此书，即负契约上的一切损失也愿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因为内地汇款的困难，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来，只来了一个电报，叫设法在上海筹款于限期内付出。仍依赖于同情与友谊，我居然筹到了借款，而在限期内将书取回。——这借款过了两个多月方才寄到归还。



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

作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原载《孤本元明杂剧》，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一年出版)

① 全篇共七节，约四万余字。现将第一、二节收入本书，以记录郑振铎当年为抢救此『国宝』所付出的艰辛与经受的劳苦。

② 臧晋叔元曲选实际上只选了元人杂剧九十四种(其中还有可疑的在内)，余六种为明人作。

③ 古今杂剧柳枝集选剧三十种，古今杂剧醉江集选剧二十六种，余有崇祯原刊本。孟氏批语，几乎每剧必提及臧选。文字有异同处，必注出『从原本改』云云。

④ 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共三十种，万历二十六年刊本。尊生馆主人刻阳春奏共三十九种，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古名家杂剧选及新续古名家杂剧选相传为陈与郊所编刊；今如乃为龙峰徐氏所刊。共四十种，又『新续』二十种，但实际上不止此数。见后。顾曲斋刻杂剧今知有十八种。童野云刻元剧见罗氏续汇刻书目。继志斋刻元剧，海宁赵氏曾得其所刊汉宫秋一种。

⑤ 均见残本之古名家杂剧选，南京国图图书馆藏；曾付之影印，名元明杂剧二十七种。

⑥ 金绍记有富春堂刊本，北平图书馆藏。

⑦ 西游记杂剧有日本刊本，世界文库本。

⑧ 丁氏所藏捉袁进等二剧，在未归国图图书馆时，王国维曾见到过。

⑨ 元刊杂剧三十种原为上虞罗氏藏本。日本帝国大学曾借印出版(红印本)；又有上海石印本(有王国维叙录)。

⑩ 这十七种是：(一)关张双赴西蜀梦；(二)闺怨佳人拜月亭；(三)关大王单刀会；(四)

诈妮子调风月；(五)好酒赵元遇上皇；(六)尉迟恭三夺槊；(七)风月紫云庭；(八)李太白贬夜郎；(九)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十)东窗事犯；(十一)霍光鬼谏；(十二)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十三)辅成王周公摄政；(十四)萧何追韩信；(十五)诸葛亮博望烧屯；(十六)张千替杀妻；(十七)小张屠焚儿救母。

⑪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作『大都新编』或『大都新刊』者四，作『古杭新刊』者七。余皆作『新刊剧目』或『新刊的本』字样。其中宾白多略去，犹可见元人刊剧之面目。

⑫ 诚斋乐府三十一种，几乎每种剧目下皆注明『全宾』二字，诚斋乐府有奢摩他室曲丛本(仅刊二十五种，未全)。

⑬ 『全宾』是指『说白』完全，并不删节之意。可知当时刊杂剧者每每删节『宾白』；有『全宾』者反须特别标出。

⑭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叙录云：『题曰乙编则必尚有甲编；丙丁以降亦容有之。』

⑮ 按黄芑圃藏书，凡宋元版以甲、乙别之。宋版为『甲』，元版为『乙』。此『乙编』盖指系元版而言。

⑯ 李开先张小山乐府序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

⑰ 永乐大典目录卷五十四，原阙十五至十六两页，故杂剧一及二的二卷，恰在所阙之中。余所见诸本大典目录均同；不知是否脱页或原阙未刊。

⑱ 有明季抄本，凡六册，北平图书馆藏。

⑲ 宝文堂书目三卷，有明钞本。又见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

⑳ 也是园书目有抄本(北平图书馆藏)，玉简斋丛书本。

㉑ 季沧苇书目有黄丕烈刊本；扫叶山房石印本。

㉒ 曲录有重订曲苑本(未定稿)，晨风阁丛书本，及王忠愍公遗书本。所录元明杂剧部分，除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外，几全据也是园书目。





## 求书目录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sup>①</sup>《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沉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切确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问，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像神龙一现似的竟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蹇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置。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

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前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置，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回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置。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部<sup>②</sup>决定要购置。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看你几天没